



三蘇策論卷之九

進論五首

蜀論

眉山蘇 轍子由著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奸。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常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讎。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戕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個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訟。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憾憾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復償。以快其怨。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

强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窮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知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人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墊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坡筋力百倍輕死而梟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擁以護親戚休養休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民亦以此恐惕中國而奪之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怒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損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中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懼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騰奮急憤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屈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蓄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

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入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進帝秦。而魯仲廉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義。而畏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敵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戎。狄強則臣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强者并將弱國之兵。湯然南下。而無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老冒頓老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敵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孔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

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何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則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鬥。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可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縣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又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樂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眾庶。尚不能當狄。

人之半。而其首豪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富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優民而不之禁。窮乏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離結。明致割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嚴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簋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弟之節。頑嚚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畊田荷任之賤。其所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至於後世之衰。

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為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無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於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若夫士大夫之寡也。

進策

君術策五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嘗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朝廷之吏而下

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言以萬民之情。偽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言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強弱。非天子錢穀太僕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為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其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飾。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令而奸軌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踴。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受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遲速。驅之有力而制之有時。則終日騁驥而不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為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奸宄猛悍。

之人所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超超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其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暴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君術策第二道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無與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蒙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水。

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鬥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則將之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亦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人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其以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

也舉而見其情發而見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君術策第三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為善而亦可以為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為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為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為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有所蹈其矩故其為人也不失為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為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為仁而有所不殺以為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無所依據而其退也無所底厲其故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為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與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失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

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已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已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更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際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急情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欲以為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子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感額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奸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術至於不仁與。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之道與。

君術策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音。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愛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

而博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總總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撓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蔽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彙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以得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博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數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多寡。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為之堤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太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

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登需而後可以及此也

君術策第五道

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沿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堤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止。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道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坐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壞。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感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徐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憂憂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舉從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知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雍。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未為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躍而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

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而走奮迅悅豫而暇及於為變苟其瀦蓄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為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臣事策上五道

臣事策上第一道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

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諫。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漬其國。徒見天下之權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杜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乘。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為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

下哉

臣事策上第三道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為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當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惟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李希範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為安身之政。不敢以剛其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削。以為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也。今有罪而置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賞耶。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為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懷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辨而辯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辨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天